

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22 期 《華雨集》選讀 (三)
《方便之道》——《華雨集 (二)》

中編 「大乘佛法」 第七章 護持佛法與利樂眾生 (p.294-p.334)

釋貫藏 2011/12/23

目次¹

第七章 護持佛法與利樂眾生	171
第一節 人間的現世利益	171
一、「佛法」：要得現生利樂，惟有「依法而行」，從不教人向神秘的力量求解決	171
二、總說「大乘佛法」念法、念佛（菩薩）功德的咒術神秘化	174
三、別詳「大乘佛法」念佛（菩薩）功德的咒術神秘化	175
(一) 念佛功德：咒術神秘化的佛力救護，與祈求神助的宗教，意義完全相同	175
(二) 大菩薩的慈悲救護	176
1. 觀世音菩薩的救護：重於「救苦救難」	176
2. 地藏菩薩的救護：有關「救苦救難」（人的苦難），與觀世音菩薩相同	178
3. 自作自受自力解脫的佛法真諦，在專從信仰求佛菩薩護佑中減失了光輝	178
第二節 從人護法到龍天護法	179
(一) 護持正法主要是人的護持，而人間佛弟子依法修行才是護法的最佳保證	179
(二) 人世間充滿矛盾、苦迫、動亂，流行世間的佛法，也不免遭遇困擾	180
1. 佛法受到婆羅門教的反對，或嚴重到破壞摧殘	180
2. 外族侵擾西北印度，當地佛教受到干擾破壞，出家眾的品質亦漸低落	181
(1) 西元前三世紀末——西元一世紀：三惡王（外族）侵擾	181
(2) 西元三——五世紀：出家眾品質漸低落，佛教也漸衰落	181
(三) 部派佛教時代，人護法而類似天神護法：阿羅漢隨機應現的神秘現象 ...	182
(四) 向「依賴鬼神護持佛法」加速進行	184
1. 大乘經早期傳出的，以天神為當機者的經典，有了天神自動護持的咒語	185
2. 要誦習「護經」，以喚起天神的憶念護持	185
3. 護法大神是大梵、帝釋、四天王；地居鬼神，在帝釋、四天王統率下，成護 法神群	185
4. 說咒護持擴大到菩薩與其他：與印度民間信仰的神、天上的星宿有關	185
5. 廣列龍王夜叉等鬼神，分布各方，付囑護法：加速進行依賴鬼神的護持	187
6. 佛法要依賴鬼神護持：是離奇的，然從苦難的現實人間說，是可以理解	187
7. 增損精氣的思想，與付囑天神護法的意義相通	188
8. 「大乘佛法」的佛與菩薩，有取法天界，並有類集與有組織的傾向	191

¹ 案：凡「加框」者，皆為編者所加。

——本文²——

第七章 護持佛法與利樂眾生

第一節 人間的現世利益

一、「佛法」：要得現生利樂，惟有「依法而行」，從不教人向神秘的力量求解決

佛法在世間，信修者能得現生利樂，來生生人間、天上的利樂，佛法不只是「了生死」而已。現實的人世間，無論是自然界、社會、家庭，以及自己的身心，都有眾多不如意的苦患。³「佛法」的信念，要得現生利樂，惟有「依法而行」，使自己的身心健全，與人和樂共處，安分守法，向上向善。如⁽¹⁾有疾病的，釋尊自己也是延醫服藥(24.001)；醫藥不一定能治療全愈，但醫藥到底是治病的正途。⁽²⁾關於經濟生活，佛說要：「方便

²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註腳中的引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表示。

3、梵巴字未引出。

4、文中「上標編號（如：⁽¹⁾）」，為編者所加。

³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140-p.142：

苦者求不得，怨會愛別離，生老與病死，總由五蘊聚。

四諦中，先說苦諦，這是現實的身心世界為我們所應該首先體認的。「苦」是逼惱的意思，逼切身心而致困惱不安的。**佛曾說了種種苦的分類，但從人類的立場來說，最切要的是八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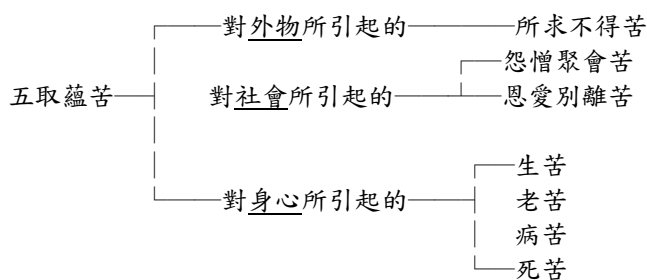
一、所「求不得」苦：無論是名譽，權位，眷屬，財富……這是人人所希求的，可是卻常常是求之不得。希求而得不到，是苦惱；有了，得到了，希求他不致失去，或發生困難而希望不要他，可是卻不如心願。經上說：『所求若不遂，惱患如箭中』，就是求不得苦。**這是我們在對於外物關係所引起的困惱。**

二、「怨」憎聚「會」苦；三、思「愛別離」苦：這是我們在對於社會（可通於五趣）關係所引起的困惱。意見不合的，相怨相恨的，不見倒也耳目清淨，可是卻要聚在一處，共住，共事，共談，無法諒解而卻又無法離開，真是苦惱之極。反之，父母，兄弟，夫婦，兒女，朋友，最親愛的，卻不能不生離死別，常陷於遠地相思，或『此恨綿綿無盡期』的失望回憶中。

四、「生」苦；五、「老」苦；六、「病」苦；七、「死」苦：這是我們在對於身心所引起的困惱。一般人總以為生是可樂的，老、病與死亡才是悲哀的。不知道生了就不能不老，不能不病，不能不死；老、病、死由生而來，那生有什麼可樂呢？生是苦根，老、病、死如枝葉花果一樣。從根芽到結果，都是苦的。

從我們對外物，對社會，對身心的關係中，分別為七種苦。如推究起來，這些苦，「總」是「由於「五蘊聚」而有。五蘊，是五類（五聚）不同的事素，也就是我們身心的總和。**這五蘊自身，存在著一切苦痛的癥結；在對外物，對社會，對身心，就不能免於上說的七苦。我們所以有一切問題，一切苦惱，並不是別的，只是因為有了這個五蘊——身心自體。**

五（取）蘊是苦惱的總體，與前各別的七苦，合稱為八苦。



具足」——從事合法的職業，獲得經濟來源；「守護具足」——能合理保存所得，不致損失；「善知識具足」——結交善友，不交懶惰、凶險、虛偽等惡友；「正命具足」——經濟的多少出入，作合理的支配。這樣，「俗人在家，得現法安現法樂」(24.002)。

一切依法而行，即使遇到不幸或傷亡，⁽¹⁾那是宿業所限，寄望於未來的善報。⁽²⁾如是解脫者，那更無動於心了。大體說，與儒家「盡人事而聽天命」的精神相近，不過業由自己所造，不是天命——神意所決定的。⁴

⁴ (1)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224-p.225：

三世論者，是印度宗教的特色，而佛教最為究竟。人類與一切眾生，是無限生命的延續；不是神造的，也不是突然而有的，也不是一死完事的。這如流水一樣，激起層層波浪；生與死，只是某一階段、某一活動的現起與消散。

依據這種三世論的信念，便擺脫了神權的賞罰，而成為自作自受的人生觀，肯定了人生的真意義。我們在前生，思想與行為，如向於自利利人的、善良而非邪惡的，今生才能感到福樂的善果。這樣，如今生而不再勉力向善，一死便會陷入黑暗的悲慘境遇。有了這三世因果的信念，想起從前，能夠安命，決不怨天尤人；為了未來，能夠奮發向上，決不懶惰放逸。安命而又能創命的人生觀，是三世因果論的唯一優點。

還有，從無限延續去看，受苦與受樂，都是行善與作惡的結果。善行與惡行的因力，是有限的，所以受苦與受樂，並不永久如此，而只是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階段。⁽¹⁾任何悲慘的境遇，就是地獄，也不要失望，因為惡業力盡，地獄眾生是要脫苦的。⁽²⁾反之，任何福樂的境遇，那怕是天國那樣，也不能自滿。因為善業力消盡，還有墮落的一天。所以真正的三世論者，在一切境遇中，是充滿了希望，而又不斷的向上精進著。

從自作自受而看到共作共受，每一家庭，每一國家，在歷史的延續中，也從來就符合這因果升沈的規律。

二世論的缺點，在三世論中完全消除了。所以，唯有大家來接受三世論的因果信念，成為堅定的、共同的信念，才能從庸俗的、唯物論的、一世論的禍害中解脫出來！

(2)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273-p.283：

人生的意義何在

「人生的意義何在」？這是個大問題。…〔中略〕…

「一切都是空的」——在某些人心中，得到了這樣的答案。…〔中略〕…過去，流傳一首通俗的「醒世歌」。開頭是：「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冥在其中」。說什麼：「夫也空，妻也空，大限來時各西東」。「母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末了說：「人生好比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老辛苦一場空」！這是多麼失望，多麼空虛呀！

「一切都是空的」——人生毫無意義，與佛法的「一切皆空」，解說上是完全不同的。「醒世歌」代表的看法，一切都歸於失望，幻滅，人生毫無意義。而佛法卻是：⁽¹⁾從現實人生中，否定絕對意義，肯定其相對的意義；⁽²⁾更深入的，揭示人生的絕對意義，而予人以究竟的歸宿。

雖然在人生的旅程中，受到空虛、失望、幻滅的侵襲，但人總不能沒有意義。即使是不完善、不正確的，也總會有些意義，以安慰自己，一直活下去。如古人說：「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也就是以為如能這樣，就不虛此生，而具有不朽的永久意義。大概的說，一般所說的人生意義，不外乎二類：一、在現實人間；二、在未來天國。

在現實人間的，⁽¹⁾或重視家庭——家族的繁衍：這是將人生的意義，寄存於家族的延續。所以人雖死了，而有永久的意義存在。中國儒家，是特重於此的。…〔中略〕…

⁽²⁾或重視國家，將人生的意義，寄存於國家中。…〔中略〕…

⁽³⁾或著眼於全人類，而以人生的意義，存在於人類社會的進步之中。…〔中略〕…

將人生的意義，寄存於家庭，國家，全人類，並不是人類所願意的，而只因個人的身心組合，不久朽壞，而得不到著落。然而，這就能確立人生的意義嗎？⁽¹⁾重在家庭，如人生而沒有兒女的，那就豈不是人生就沒有意義！⁽²⁾重在國家，而從歷史看來，多少盛極一時的國家，而今安在？早

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成為陳跡了。^[3]全人類嗎？人類——我們所知的現實人類，依地球的存在而活動。雖可能是遠在將來，但卻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地球毀壞了，到那時，人類文化的進步，人生的意義，又如何存在？這麼說來，一般所說的人生意義，終歸空虛，竟逃不出「醒世歌」所代表的看法。

從未來上生天國以說明人生意義的，是一般宗教，特別是西方神教。在天神教看來，人間只是空虛。人類的生在人間，信神，愛神，奉行神的旨意，為了希望未來的進入天國。據說：世界的末日到了，不信神的將陷於永苦的絕境；信神的將進入天國，享受永恆的福樂。嚴格的說，在人間的一切信德善行，不過是為了進入天國作準備而已。然而天國是未來的事，而現生卻不可能進入天國。那麼，這只是信仰；因為在現實人生中，天國是不能證實的。以不可能證實的天國，作為人生的究極意義，不覺得過於渺茫了嗎？

佛法對於人生，^[1]否定其絕對意義，而說是苦，是空。^[2]然而人生不是沒有相對的意義；如沒有相對意義，也就不可能經實踐而體現絕對的意義了。

先從人生的相對意義來說。依佛陀的開示，人生，世間，不外乎「諸行」——一切生滅現象，生滅流變的過程。沒有不變的，稱為「無常」。「無常」，那就沒有永恆的福樂，終歸於滅，終歸於空，所以說是「苦」。苦，那就沒有究竟的，完滿的自由，所以說「無我」（我，是自在義）。婆羅門教面對這樣的人生世間，構想一形而上的實體，說是「常」，是「樂」，是「我」。佛陀徹底的否定他，稱之為顛倒。佛陀是面對現實，而說「無常」、「苦」、「無我」的正觀。

在無常苦無我的正觀中，又怎樣肯定人生的意義呢？

依佛陀的開示，人生世間，是「緣起」的。緣起的意義是：一切現象，一切存在，所以成為這樣的現象，這樣的存在，並不是神意的，不是自然的，不是宿命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依緣而起的。…〔中略〕…

…〔中略〕…

…〔中略〕…總之，因果是必然的定律。這一生的身心，可以崩潰死亡，而或善或惡的行為，影響自己，決定不會落空。眾生業報的延續，或善或惡，都有或正或負的價值，而影響未來，受或樂或苦的果報。所以死亡是生命的一個過程，而不是從此消滅。一切都有果報，而又一生一生，不斷的造作新業。暫時的苦難，墮落，都不用失望；這是短暫現象，前途是充滿光明的。不過，離苦得樂，唯有順從因果定律，從離惡行善中得來。此外，沒有任何幸運，也不是神力所能幫助。

人生，是善業所得；而現生的行為善惡，成為未來升沈的樞紐。「人生難得」，佛一再的告示我們。可惜的是，一般佛弟子，誤解佛法，所以僅有的人生是苦的歎惜，卻少有「人生難得」的慶幸！

依經上說：人類有三種特勝，不但勝過畜生，鬼，地獄，也勝過了天神。人類所有的特勝是什麼？是道德，是知識，是堅強的毅力。在人世界中，知道苦而能救濟苦。雖然人類的道德，知識，毅力，還不是完善的，不免引起副作用，甚至引起自我毀滅的危機。然而人類憑藉這些，到底發展出高尚的文化，為不容否認的事實。人類文化的進步，終於理解到的不徹底、不完善，而有完善、究竟的傾向。所以人類不但能離惡行善，自求多福，而更有超越的向上一著。

依佛法，唯有人類自己，才能發出離心，發菩提心。唯有人類，才有超越相對而契入絕對（最初悟證）的可能。人生是怎樣的難得！確認「人生難得」，人生的意義，就充分的表現出來。所以，「人生難得」，應好好的珍惜這一生，好好的利用這一生，而不要辜負這一生！

再從人生的絕對意義說：人生能行善而向上，但到底是不完善的，沒有永恆的意義。任何智力或福力，都在時間中消失了。人，還在或升或墮的流轉（輪迴）中。不過，人類能意識到自己的缺陷，自己的不徹底，也就能湧現起徹底與完善的理想與要求（佛法稱為「梵行求」）。這一主觀願望，不能合理實現，又每被神教徒引上幻想的永恆的天國。

依佛法，人生現實是緣起的，唯有理解緣起，把握緣起，深入緣起本性，才能超越相對而進入絕對的境地。…〔中略〕…

…〔中略〕…佛陀以無比的方便善巧，從緣起生滅中，直示緣起性的常寂。對一般認識的現象說，這是不落於時空，不落於彼此，不落於生滅的絕對。緣起本來如此，只是眾生——人類為自我見、自我愛所蒙惑，顛倒不悟而已。所以，人類的德性，智力，毅力，在佛的方便誘導下，經修持而進展到高度，就能突破一般的人生境界。從現實的緣起事中，直入（悟入）超越的絕對。到達這

現生的安樂，釋尊從不教人向神秘的力量去求解決；適應當時社會情況所作的教化，「佛法」是那麼理性而沒有迷妄的成分！「佛法」真是超越神教的宗教。⁵

二、總說「大乘佛法」念法、念佛（菩薩）功德的咒術神秘化

「大乘佛法」興起，極力讚揚稱念佛（菩薩）名號，進而觀想佛菩薩的莊嚴，可以懺悔過去的業障，也能改善現生的缺陷。

能得無病等利益，「佛法」說是入慈定者的功德。⁶「大乘佛法」中，⁽¹⁾重智證的『般若經』說：「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是一切咒王」(24.003)。讀、誦『般若經』，能得現世的種種利益，這是通俗化，「念法」而有一般咒術的作用。⁷⁽²⁾重信的「念佛」（及菩薩）法門，更能適應低級民間信仰，有類似咒術的神秘意義。

一境地，人生雖還是人生，而人生的當下便是永恆，無往而不是自在解脫。佛法的小乘、大乘，雖有多少差別，而原理都是一樣。

人生，不但有意義，不但能發見意義，而能實現絕對的永恆意義。即人生而直通佛道，人生是何等的難得！

⁵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a1-p.a2：

現在來看這部《印度之佛教》——二十五年前前的舊作，當然是不會滿意的！然一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這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對於我的作品，應該是最重要的！假如這是大體正確的，那敘述與論斷，即使錯誤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采。否則，正確的敘述，也不外乎展轉傳抄而已。我的根本信念與看法，主要的有：

I 佛法是宗教。

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如作為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會正確理解的。俗化與神化，不會導致佛法的昌明。中國佛教，一般專重死與鬼，太虛大師特提示「人生佛教」以為對治。然佛法以人爲本，也不應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神教，非鬼化非（天）神化的人間佛教，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

…〔下略〕…

⁶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126-p.127：

慈心功德，『雜阿含經』（祇夜）說：「不為諸惡鬼神所欺」(13.007)。『智度論』與『大毘婆沙論』，說慈心五功德(13.008)。『增一阿含經』說十一功德；『增支部』說八功德與十一功德(13.009)。內容是：

睡眠安樂·醒覺時安樂
不見惡夢
為人神所愛樂·天神擁護·盜賊不侵
刀兵、水、火、毒所不能害·不橫死·不蒙昧命終
速入定
顏色光潤

得慈心定的，有上說的種種功德，那是由於自力修持所得的。

⁷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二冊》p.127-p.129：

得慈心定的，有上說的種種功德，那是由於自力修持所得的。『般若經』說：…〔中略〕…經中說聽聞、受持……正憶念時，到處說「不離薩婆若心」。薩婆若是一切智的音譯；不離薩婆若心，就是不離菩提心。依菩提心而修學般若波羅蜜，能得種種今世的福樂，那與慈心功德一樣，是自力修持所得的現世福德。

然在廣說受持等現世福樂時，適應民間的神秘信仰，表示出般若波羅蜜的感神力，如經上讚歎「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無上明咒、無等等明咒」。唐譯『大般若經』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是一切咒王」(13.015)。咒——明咒，似為梵語 vidyā 的語譯，與「祕密大乘」的漫怛囉 mantra，意義是相通的。『大智度論』卷五七（大正二五·四六四中）說：

「如外道神仙咒術力故，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毒蟲不螫，何況般若波羅蜜？」

佛法是更普及了，而「佛出人間」，學佛的意義，不免漸漸的迷糊了！

三、別詳「大乘佛法」念佛（菩薩）功德的咒術神秘化

（一）念佛功德：咒術神秘化的佛力救護，與祈求神助的宗教，意義完全相同

『八吉祥神咒經』，現存五種譯本：一、『佛說八吉祥神咒經』，吳支謙譯。二、『佛說八陽神咒經』，晉竺法護譯；「八陽」可能是「八祥」的訛寫。三、『佛說八部佛名經』，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這是流傳中的錯誤，因為經初說「聞如是」，呼佛為「天中天」(24.004)，這是西晉以前，不知是誰譯出的古譯。依『大唐內典錄』，般若流支的確譯有『八佛名經』；宋求那跋陀羅也譯有『八吉祥經』(24.005)，但都已佚失了。四、『八吉祥經』，梁僧伽婆羅譯。五、『八佛名號經』，隋闍那崛多譯。

這部經，說東方世界的八佛名號，稱念持誦的功德，除不墮三惡趣，不退菩提等外，重在現生的種種利益，如『佛說八吉祥神咒經』（大正 一四·七二下）說：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八佛及國土名，受持奉行、諷誦、廣為他人解說其義者，……四天王常擁護之：不為縣官所拘錄，不為盜賊所中傷，不為天、龍、鬼神所觸嬈；閻叉[夜叉]、鬼神、蠱道（鬼神）、若人若非人，皆不能害殺得其便也，除其宿命不請（？）之罪。若有疾病、水、火，（惡）鳥鳴、惡夢，諸魔所嬈，恐怖衣毛豎時，常當讀是八吉祥神咒經咒之，即得除愈」。

經文中並沒有咒語，而稱經為『八吉祥神咒經』；說「讀是八吉祥神咒經咒之」，「持是八佛名，咒之即除愈」，可見古代的傳譯者，對於持八佛名號，讀誦八佛名經，**看作持咒那樣的。**

為什麼持誦八佛名號、讀誦八佛名經，能現生逢凶化吉，不為災禍所侵害呢？這當然是「佛力」。前二部譯文，說到「四天王常擁護之」(24.006)。『八吉祥經』說：「八部諸善神，日夜常守護」(24.007)，**這是在「佛力」加被下，受到四天王（統率天龍八部）等善神的擁護。「佛力」與（善）「天力」，取著同一的立場。**

同樣是東方世界的，一佛或說七佛的功德，是『藥師經』。共有四種譯本：一、『拔除過罪[業障]生死得度經』，東晉帛尸梨蜜多羅譯，編入『佛說灌頂神咒經』卷一二(24.008)。二、『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隋達摩笈多譯。三、『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唐玄奘譯。四、『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唐義淨譯。

以「咒」來比喻般若波羅蜜——法，般若是咒中至高無上的咒王，比一切咒術的神用更偉大。這顯然是適應民間的咒術信仰，使般若俗化（書寫、供養等）而又神化，容易為一般人所信受。^[1]經中舉「有藥名摩祇」的比喻，「藥氣力故，蛇不能前，即自還去」，也是稱歎「般若波羅蜜威力」(13.016)。^[2]經中又舉譬喻說「如負債人，親近國王，供給左右，債主反更供養恭敬是人，是人復不復畏怖。何以故？世尊！此人依近於王，憑恃有力故」(13.017)，**這是依仗「他力」的功德了。**

依此來觀察，經中說有魔王與外道，想到般若法會上來擾亂，釋提桓因「即誦般若波羅蜜；是時諸外道、梵志，遙繞佛，復道還去」；「即時誦念般若波羅蜜，惡魔聞其所誦，漸漸復道還去」(13.018)。就是「往至官所，官不譴責」，也是「讀誦是般若波羅蜜故」(13.019)。**般若波羅蜜這樣的神效，真可說是一切咒中的咒王了！**

這四譯中，二、三——兩種譯本是沒有咒語的；初譯有（短）咒，在全經的末後；義淨譯有咒而插入中間。經與咒，應該是別行的，在流傳中結合在一起，所以在後或在中間不同。

經說東方世界的藥師琉璃光如來，因中發十二大願，成就淨琉璃國土。「大乘佛法」中淨土極多，而藥師淨土的本願，不只是出世聖善，更注意到殘廢、疾病與醫藥，官非與飲食問題，氣候的冷熱。有人間淨土現實感的，彌勒淨土以外，就是藥師淨土與阿閼佛淨土了。但在「佛力」加持思想下，重於佛力救護。「念彼如來本願功德」，「稱名禮讚恭敬供養彼如來者」，能得到(24.009)：

長壽·富饒·官位·男女——所求皆得
惡夢·惡相·怪鳥來集·百怪出現——不能為患
水·火·刀·毒·懸險·惡獸·毒蛇·毒蟲——離諸怖畏
女人臨產無有眾苦
延壽——離諸橫死
人眾疾疫難·他國侵逼難·自界（國內）叛逆難·星宿變怪難·日月薄蝕
難·非時風雨難·過時不雨難

⁽¹⁾ 求長壽等，都是個人的現生福樂。⁽²⁾ 末後「人眾疾疫難」等，是有關國家治亂，影響全民的大問題。經上說：這些苦難，都可從對藥師佛的稱念、禮拜、供養、讀誦中，得到「佛力」的救護。

這一類佛力救護說，此外也還有不少經典說到。⁽¹⁾ 晉竺法護譯的『佛說滅十方冥經』，與『八吉祥神咒經』的性質相同，只要歸依禮敬十方佛，「則無恐懼，不遇患難」(24.010)。⁽²⁾ 魏菩提流支的『佛名經』說：「現世安隱，遠離諸難」；「一切諸惡病不及其身」(24.011)。⁽³⁾ 唐菩提流志所譯『大寶積經』『功德寶花敷菩薩會』，說十方佛；西方佛名一切法殊勝辯才莊嚴如來：「受持彼佛名者，毒不能害，刀不能傷，火不能燒，水不能溺」(24.012)。⁽⁴⁾ 梁失譯的『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也說：「受持、讀、誦彼佛名號，乃至無有水、火、毒藥、刀杖之怖，亦復無有夜叉等怖」(24.013)。⁽⁵⁾ 北涼曇無讖譯『無想經』說：「頂戴受持諸佛名號，若中兵、毒、水、火、盜賊，無有是處，除其宿業」；「若有眾生聞彼佛名，敬信不疑，無諸怖畏，所謂王怖、人怖、鬼怖，無諸疾病，常為……諸佛所念」(24.014)。

以上略舉「佛力」救護的部分經說，這樣的救護，與一般祈求神助的宗教，意義是完全相同的。

（二）大菩薩的慈悲救護

1. 觀世音菩薩的救護：重於「救苦救難」

大菩薩的慈悲救護，如『法華經』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本經有三譯：晉竺法護譯的，名『正法華經』，一〇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的，名『妙法蓮華經』，七卷。隋闍那崛多與（達摩）笈多，依據羅什譯本，有所增補，次第也有所修改，成為『添品妙

法蓮華經』，七卷。觀世音或譯觀自在，是被稱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大菩薩。慈悲救護的內容，經說是(24.015)：

「稱是觀世音名者」：大火不能燒·大水不能沒·航海不墮羅刹鬼國·刀杖所不能害·夜叉、羅刹不能害·有罪無罪不受繫·過嶮道不為怨賊所害

「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離貪欲·離瞋恚·離愚癡

「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偈頌說：高處墮落不傷·咒詛、毒藥不能害·惡獸、毒蛇、毒蟲不能傷·雷電雨雹消散

在這種種的慈悲救護中，^[1]離貪、瞋、癡，是內心的清淨；^[2]求男求女，是世間的安樂事外，^[3]其他都有關生死存亡的險難的救護，也就是重於「救苦救難」的。

其中，「若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車渠、馬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刹之難」(24.016)一項，在佛教界是有悠久傳說的。傳說是：商人們航海去採寶，因風而漂流到僧伽羅，也就是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那時，島上所住的，是美麗的女羅刹。商人們就分別與羅刹斯成婚，生育兒女。如有新的人漂來，就會將舊的商人喫了。一位商主知道了內幕，知道惟有婆羅天馬從空中經過時，那怕捉住馬王的一毛，就能渡海而脫離被殺的命運。於是暗中通知商人們，有人相信的，就依馬王的神力而逃出羅刹鬼國。

這一傳說，極為普遍。^[1]如巴利藏中『本生』的「雲馬本生」；康僧會譯的『六度集經』；『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佛本行集經』；『大唐西域記』，也說馬王是釋尊的本生(24.017)。這一傳說，是部派佛教所公認的。^[2]到「大乘佛法」時代，轉化為觀自在菩薩神力救難之一，^[3]所以在「秘密大乘佛法」中，觀自在菩薩示現，有馬頭觀音，為六觀音、八大明王之一。

傳說與錫蘭——古代的羅刹鬼國有關，所以觀自在菩薩，離錫蘭不遠。如『西域記』說：「秣刺耶山東，有布咀洛迦山，……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24.018)。不過，觀自在菩薩的聖德，有複雜的內容，如^[1]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觀自在菩薩也在南方。也說：「若稱我名，若見我身，皆得免離一切怖畏」(24.019)，與『法華經』說相同。^[2]但南方的觀自在菩薩，與從空而來的正趣菩薩，又出現於西方極樂世界，就是觀自在與大勢至兩大菩薩了(24.020)。⁸

這是釋尊本生而轉化為觀世音菩薩的，與我曾說過的，觀世音與釋尊有關，恰好相合。觀世音所住的布[補]咀洛迦，與釋族過去所住的，東方阿溼婆——馬國首邑的布多羅相合(24.021)。⁹傳說與印度東南沿海地區有關，所以觀世音菩薩的救苦救難，特別受到航海者、沿海漁民的崇信。那位類似觀音救護海難的媽祖，可說是觀世音菩薩的中國化了。

10

⁸ 參見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127- p.1128。

⁹ 參見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83- p.489。

¹⁰ 關於「觀世音菩薩」，除上述《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83- p.489；

2. 地藏菩薩的救護：有關「救苦救難」（人的苦難），與觀世音菩薩相同

關於地藏菩薩，^[1]一般人重視傳說不一的『**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所以**著重地獄、鬼魂與度亡**。

^[2]然依『**地藏十輪經**』說：「有能至心稱名、念誦、歸敬、供養地藏菩薩摩訶薩者，一切皆得」。一切皆得，就是「**解脫種種憂苦，及令一切如法所求意願滿足**」。解脫種種的苦迫，是：「種種希求，憂苦迫切」；「飢渴所逼」；「乏少種種衣服、寶飾、醫藥、床敷及諸資具」；「愛樂別離，怨憎合會」；「身心憂苦，眾病所惱」；「互相乖違，興諸鬥爭」；「閉在牢獄，具受眾苦」；「鞭撻拷楚，臨當被害」；「身心疲倦，氣力羸憊」；「諸根不具」；「顛狂心亂，鬼魅所著」；「煩惱熾盛，惱亂身心」；「為火所焚，為水所溺，為風所飄，山崖（等）……墮落」；「毒蛇毒蟲所螫，或被種種毒藥所中」；「惡鬼所持，成諸瘡病，……或令狂亂」；「為諸藥叉、羅刹、……吸精氣鬼，及諸虎、狼、師子、惡獸、蠱毒、厭禱諸惡咒術、怨賊、軍陣，……懼失身命」（24.022）。**稱念地藏菩薩名號，能解脫這種苦惱；救苦救難，不是與稱念觀音菩薩的功德相等嗎！**

3. 自作自受自力解脫的佛法真諦，在專從信仰求佛菩薩護佑中減失了光輝

依佛、經法、菩薩（大乘僧）的慈悲威力，使一般人能得現生的種種利益，為佛教普及人間的方便。現生利益是一般信者所最關切的，但專從信仰中去求得，會引起副作用，這是現代佛弟子所不能不知道的！

人類從蒙昧而日漸開化，宗教就應運而生，這是一切民族所共同的。初民在生活中，一切都充滿了神秘感，一切都是自己那樣的（有生命的），進步到有神在主持支配這一切。「人類在環境中，感覺外在的力量異常強大。……如^[1]自然界的颱風、豪雨、地震、海嘯，以及大旱、久雨等；還有寒來暑往，日起月落，也非人力所能改變，深刻的影響人類。^[2]此外，**社會的關係**——社會法制，人事牽纏，以及貧富壽夭，都是不能輕易改變的。^[3]還有**自己的身心**，也使自己作不得主。……**這種約制我們、影響我們的力量，是**

可另參見《佛法是救世之光》〈觀世音菩薩的讚仰〉（p.45-p.51）、〈修學觀世音菩薩的大悲法門〉（p.53-p.59），其中，p.49-p.50 說到：

觀世音——阿縛盧枳帝溼伐囉，在今日印度教中，也是有人知道的，而且還是女性。所以唐宋以來，觀音像塑為女相，是有意義與根據的。在海浪滔天生存俄頃的航海生活中，最危險，安全最無把握，即最需要慈悲的救護。所以，觀音在海濱一帶，信仰最深。如印度的觀音道場，在南海；中國方面，江、浙、閩、廣、臺灣，以及南洋的華僑間，觀世音菩薩是唯一的安慰者。中國的普陀山，也在東海中。

值得注意的，如臺灣（閩廣等沿海諸省都有）的天后宮，媽祖廟，都與沿海的民眾信仰有關，而且都是現女相的。**從人類的宗教學說，慈悲救護的要求，會無意識的現起女相來**。西方的一神教，本是反對設像的；而天主教有馬利亞——耶穌的母親像。馬利亞稱為聖母，傳說中也有種種慈悲救護的神蹟，與觀音菩薩一樣。**所以在宗教中，這不外乎無限慈悲的崇拜，無限慈悲的表現而已**。

如從菩薩的示現說，^[1]馬利亞還沒有出世以前，觀音的聖德，已是大乘佛教共知的事跡了。這些都可看作觀音的一種應化，^[2]特別是今日臺灣所有的天后（媽祖），我們**應以觀音的精神去充實他，淨化他**。應以天后——媽祖身而得度者，即現天后媽祖身而為說法。

宗教的主要來源，引起人類的信順。……順從，可以得神的庇祐而安樂，否則會招來禍殃。……順從雖是宗教的一大特性，而宗教的真實（意趣），卻是趣向解脫：是將那拘縛自己，不得不順從的力量，設法去超脫他，實現自由」。

「神教……，對於自然界、社會界，或者自己身心的障礙困難，^[1]或祈求神的寬宥，祈求神的庇護、援助；或祈求另一大力者（神），折伏造成障礙苦難的神力。^[2]或者以種種物件，種種咒術，種種儀式，種種祭祀，求得一大力者的干涉、保護，或增加自己的力量。^[3]或者索性控制那搗亂的力量，或者利用那力量。這一切，無非爲了達成解除苦難，打開束縛，而得超脫自由的目的」(24.023)。¹¹

在人類知識的發達中，這類低級的宗教行爲，被超越而進入高等的宗教，重於社會的和樂，人心的革新淨化。¹²但低級宗教，會多少留存下來。如^[1]耶穌（jesus）也曾趕鬼、治病；到現代，還有生了病，祈禱而不服藥的極端分子。

^[2]在中國，如『荀子』的「天論」說：「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禮論」說：「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儒者利用他而並不否棄他，這才一直演化而流傳在民間。

^[3]在「佛法」，是出家人所不取用的。印度神教雖有「梵我一如」等崇高理念，而低級的迷妄行爲，還是流行著。「大乘佛法」的信行者，適應神教而發展起來。求佛、菩薩的護佑，成爲一般信者的佛教。自作自受的、自力解脫的佛法真諦，不免被蒙蔽而減失了光輝！

第二節 從人護法到龍天護法

（一） 護持正法主要是人的護持，而人間佛弟子依法修行才是護法的最佳保證

「佛法」是不共世間的，依法修行，能得究竟解脫。佛法的流行人間，如暗夜的明燈一樣，佛與佛弟子們，當然是願望「正法久住」世間的。但人世間充滿了矛盾、苦迫、

¹¹ 參見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我之宗教觀〉p.6- p.12。

¹² 關於「宗教」，參見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我之宗教觀〉p.1-p.29，其中，p.2-p.3 說到：

一般反宗教者與非宗教者，以爲宗教是迷信，是人類愚昧的幻想。但在我看來，宗教是人類的文明根源，是人類知識發展以後所流出，可說是人類智慧的產物。

一般動物——鳥獸蟲魚，牠們缺乏高度的明確意識，豐富的想像，也就不會有宗教。唯有人類，由於知識的開發增長，從低級而進向高級；宗教也就發展起來，從低級而不圓滿的，漸達高尚圓滿的地步。這種從淺而深，由低級而高級，與一般文化，及政治的進展，都表示著平行的關係。

如政治，從酋長制的部落時代，到君主制的帝國時代，再進到民主制的共和時代。宗教也是從多神的宗教，進步為一神的宗教，再進展為無神的宗教。古代與現代遺剩的低級宗教，不免有迷妄與錯誤，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宗教。正像不能因某種政制的不夠理想，而就取消政治。

宗教是依人類知識的漸次提高，而漸次改善與提高的，所以我們應信受高尚的宗教。佛教爲人類最高智慧所成立，佛是一切智者。在一切宗教中，像明月在星群中一樣。

在過去，佛教為了適應部分的眾生，有許多不了義的方便，但這無損於佛教的真義。「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本是佛教應有的精神。

總之，一切宗教都是有助於人類的，於人類有過偉大的貢獻。一切宗教都應以同情的眼光去了解他，何況現代存在的，高尚而偉大的宗教！

動亂，流行世間的佛法，也不免遭遇困擾，於是佛教界出現了「護法」。

說到護法，可分為人的護法，天（鬼神）的護法。佛法久住世間，主要是依賴於人的護持。¹³⁽¹⁾佛教界，不論南傳與北傳，都有「五師相承」的傳說。如『阿育王傳』中，摩訶迦葉對阿難說：「長老阿難！佛以法藏付囑於我，我今欲入涅槃，以法付汝，汝善守護」(25.001)！古代的付法護法，是一代大師，護持集成的經律（論）——「法藏」，流傳世間，不遺忘也不謬誤，保持佛法的正確知見——「法眼」，維護（即「住持」）佛法的純正性，所以『阿育王傳』等付囑護持的，是「正法」、「法眼」、「法藏」。傳說中的華氏城第三結集，在目犍連子帝須的領導下，息滅爭執，驅斥濫入僧團的邪見異說，也是護法的實例(25.002)。不過，佛法中部派分化，都自以為根本、正統，護法也就變得複雜了！

⁽²⁾切實的說，護持正法，主要是佛弟子自己；佛弟子的誠信三寶，依法修行，才是護持佛法的最佳保證。如魏菩提流支所譯『佛說法集經』卷五（大正一七·六三九下）說：「諸菩薩護持妙[正]法，於諸業中最為殊勝。世尊！菩薩若能修行護持妙法，隨順菩提及諸佛如來。何以故？諸佛如來尊重法故。世尊！云何是護持妙法？所謂菩薩能說諸佛一切甚深修多羅，能讀，能誦，思惟，修習，是名菩薩護持妙法。復次、世尊！若菩薩攝受、修行，名為護持妙法」。

『法集經』是大乘經，對於護持正法，可說正確的把握著正確的方針，與「佛法」的見地是吻合的。

(二) 人世間充滿矛盾、苦迫、動亂，流行世間的佛法，也不免遭遇困擾

1. 佛法受到婆羅門教的反對，或嚴重到破壞摧殘

⁽¹⁾印度的婆羅門文化，是民族的傳統的文化（後來稱為印度教），與政治關係極深，受到政治（王族）上的尊敬。⁽³⁾後起的各種出家沙門，也受到政界的尊重，政治不顧問沙門團內部的事務，可說是政教分離而又相互尊重的。⁽³⁾佛教——釋沙門團，稱為僧伽，也是「僧事僧決」，不容外人顧問的；這是傳教、信教完全自由的地區。但「佛法」在印度文化中，有反傳統（否認創造神及真我）的特性，所以多少要受到政教結合的，傳

¹³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8-p.21：

建僧的目的 …〔中略〕…釋尊的所以「以法攝僧」，不但為了現在的出家眾，目的更遠在未來的正法久住。釋尊創覺的常道，非一般人，也非天、魔、梵——印度宗教的神所能轉的。惟其難得，愛護的心也特別關切。所以發現了出家眾的過失，就從事僧眾的組織；成立僧團的第一義，即為了住持佛法。佛法雖是探本的，簡要的，卻是完成的。在傳布中，可以引申、開發，可以作方便的適應，卻沒有修正或補充可說。所以佛弟子的弘揚佛法，是「住持」，應特別注意佛法本質的保持。

關於住持佛法，雖然在許多經中，囑付王公、宰官，囑付牛鬼、蛇神，其實除囑付阿難不要忘記而外，這正法久住的責任，釋尊是鄭重的託付在僧團中。和合僧的存在，即是正法的存在。

…〔中略〕…和樂清淨的僧團，⁽¹⁾能適應環境而獲得社會大眾的信仰，⁽²⁾能淨化身心而得自身的解脫；不忽略社會，不忽略自己，在集團中實現自由，而佛法也就達到了「久住」的目的。

釋尊以律法攝受僧眾，把住持佛法的責任交託他。僧團為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所以與佛陀、達磨，鼎立而稱為三寶。

統的婆羅門教的反對，或嚴重到破壞摧殘。如西元前二世紀中，弗沙密多羅的破壞佛教(25.003)。

2. 外族侵擾西北印度，當地佛教受到干擾破壞，出家眾的品質亦漸低落

(1) 西元前三世紀末——西元一世紀：三惡王（外族）侵擾

『阿育王傳』說：「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出：一名釋拘，二名閻無那，三名鉢羅。擾害百姓，破壞佛法」(25.004)。三惡王，就是賒迦人，與那人，波斯人。從西元前三世紀末起，到西元一世紀，先後侵入西北印度，進而侵入中印度的史實。外來民族的侵擾，當地佛教是不免要受到干擾的。佛弟子想起了阿育王時代，阿育王信佛而佛法傳布四方的事實，而感覺到人王（及大臣）護法的重要，『阿育王傳』就是在這一意境下編集出來的。

(2) 西元三——五世紀：出家眾品質漸低落，佛教也漸衰落

「佛法」與「大乘佛法」，在西北印度，相當的發達，賒迦人等多數接受了佛法；佛法又從西北印而傳到西域等地區。這些地區，民族複雜，政局多變，佛教深受影響。

⁽¹⁾如姚秦佛陀耶舍所譯的『虛空藏菩薩經』，舉國王及大臣所犯的五根本罪，前三罪是：「取兜婆[塔]物及四方僧物，或教人取」；「毀謗正法，……又制他人不令修學」；對出家人，「脫其袈裟，逼令還俗，或加杖捶，或復繫縛，或截手足乃至斷命，自作、使他，造如此惡」。犯這類重罪的，「失人天樂，墮於惡趣」(25.005)。又如『地藏十輪經』說：「刹帝利旃荼羅，宰官旃荼羅，居士旃荼羅，長者旃荼羅，（外道）沙門旃荼羅，婆羅門旃荼羅」。旃荼羅是印度的賤族，這裡是暴惡者。他們所作的「十種惡輪」，都是傷害到僧伽住持的佛法，所以是「定生無間地獄」的(25.006)。『日藏經』的「護持正法品」，也說到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等，「以不信故，奪他所受」(25.007)。

這幾部經，與北印度有關。這一地區，顯然沒有中印度那樣的尊重宗教，而有掠奪僧寺財物，傷害比丘，逼令還俗，妨害自由信仰的情形。「大乘佛法」，推重在家菩薩，而實際上，大乘佛教還是以出家比丘為主流的。如西元三世紀的龍樹，提婆，四世紀的無著，世親，「大乘佛法」的宏傳者，都是「菩薩比丘」身分。這幾部經所敘述的，該是西元三——五世紀間的情形吧！

⁽²⁾**出家中犯戒的「非法比丘」，顯然相當的多。「護持正法」，當然是尊敬、供養、護持「如法比丘」，而不是護持「非法比丘」的。**然沒有遺忘「僧事僧決」的立場，僧伽內部事務，不受外力的干涉，所以北涼（西元三九七——四三九）失譯的『大方廣十輪經』卷四（大正一三·六九七下）說：

「如是惡行諸比丘等，我亦不聽刑罰、鞭杖、繫閉乃至斷命。……若有比丘，於性重罪中若犯一罪者，雖犯重罪，……所受之戒猶有餘勢。譬如妙香，雖無香質，餘分芬馨，不可輕蔑。破戒比丘亦復如是，無戒白衣不應輕慢」(25.008)。

破戒比丘，應由僧伽自行處理，與在家人無關，這是佛法的原則（政教分離）。但說犯一重戒的比丘，「所受之戒，猶有餘勢」，近於說一切有部的見解：在四根本罪中，

犯一罪到三罪，還是比丘。出家比丘的資格，竟降低到只要沒有全部（四重罪）違犯，還承認他是比丘。這也許是當地出家眾的品質低落，不得已而降低標準吧！這等於「姑息養奸」，會引起副作用的；護法——護持清淨比丘，將越來越艱難了！

^[3] 西元四、五世紀，嚙嚙侵入西北印度，這一地區的佛教，急劇的衰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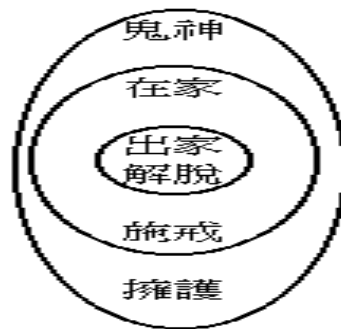
（三） 部派佛教時代，人護法而類似天神護法：阿羅漢隨機應現的神秘現象

人的護法而類似天神護法的，有^[1]佛命賓頭羅頗羅墮阿羅漢：「若[汝]當留住(世)，後須彌勒佛出，迺般泥洹去耳」的傳說(25.009)。『阿育王傳』也說：見佛而沒有涅槃的賓頭盧來應供(25.010)。^[2]『舍利弗問經』說：佛囑摩訶迦葉、賓頭盧、君徒鉢歎、羅侯羅——「四大比丘，住(世)不泥洹，流通我(佛)法」(25.011)。^[3]其後，更發展為十六大阿羅漢住世護法說，如玄奘所譯『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難提蜜多羅是佛滅八百年，錫蘭——執師子國的阿羅漢。這是由於部派分化，付囑護持正法眼藏說，不能獲得佛教界的公認，所以轉化為付囑佛世比丘——大阿羅漢，常住在世間，護持佛法。

但這與佛世阿羅漢的遊化人間不同，這是隨機應現的：「為現佛像，僧像，若空中言(聲)，若作光明，乃至(於)夢想」中所見的(25.012)，從神秘現象，使佛弟子堅信心。這是部派佛教時代的情形，與「大乘佛法」的菩薩示現，天神護法，性質是非常的接近了。¹⁴

¹⁴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38-p.43：

在印度一千五百年的佛教史中，也可看出三期的演變。試畫為曼荼羅，以說明機教的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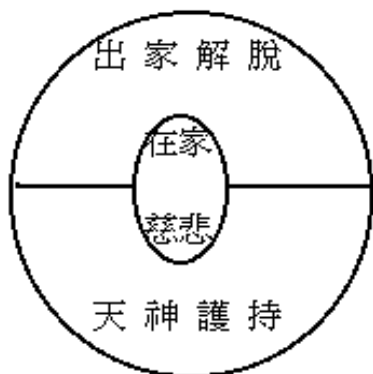


初期佛教，^[1]以出家的聲聞僧為中心，釋迦佛自身，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們，都是現出家相的。出家有什麼特殊風格？可稱為自在解脫。如穿衣、吃飯、住處都不怎麼講究，隨緣度日。少事少業，減除煩惱，林野風致，現出清淨自在的精神。初期佛教，以此出家的解脫為中心。

^[2]此外有在家弟子，如舍衛國的給孤獨長者，摩竭陀國的頻婆娑羅王，憍薩羅國的波斯匿王，以及文臣武將，農工商賈，男女老幼。這些人都是現在家——一般人的常相，重布施、持戒，盡力於對國對家對人應作的正事。他們也修定，但重於慈定。也能了生死，但不處於住持佛教的地位，而是外圍的信眾。

^[3]最外層的，是鬼神——從淨居天到餓鬼、畜生。《阿含經》與毘尼中，每有天人、阿修羅、乾闥婆、夜叉等，偶爾也參預法會；少分是守護佛教，以免惡性的鬼神來搗亂。在佛教中，處於不關重要的地位。他們有二種特徵：一、貪求，對世間的五欲，貪心最極強烈；二、忿怒，在什麼時候，最容易引發瞋恚。佛對於這些，總是勸他們，不為自己的貪欲，暴劣的忿怒，而害人害世。

天、人(在家)、聲聞(出家)三類，佛教的重心極為明確。此初期的佛教，鬼神僅是世間悉檀，不加尊重，也不否定。神教的色彩極淺，迷信的方便極少。內重禪慧，外重人事，初期以出家解脫為中心的佛教，是如此。



註：順時鐘旋轉 90° 【天神護持，處在左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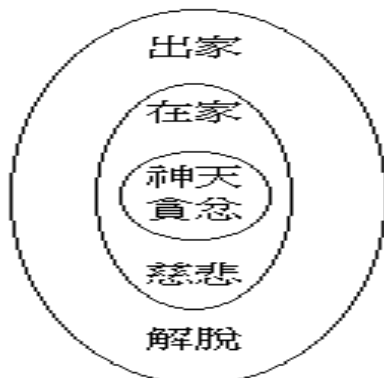
佛滅後五百年的佛教情況，即大乘教興起的時代，也約有五百年。佛教的中心是演變了。^[1]處於佛教中心的佛與弟子，都現為在家相。如文殊、觀音、普賢、維摩詰、善財、常啼等菩薩，可說都是在家的。大乘歸極的佛陀，為毘盧遮那佛，也是有髮髻，戴頭冠的，身上瓔珞莊嚴的在家相。這以在家為中心的佛菩薩，表現了大悲、大智、大行、大願的特徵，重六波羅蜜、四攝等法門。

^[2]當時，出家解脫相的聲聞僧(連釋迦佛在內)，被移到右邊去，不再代表佛教的重心，而看作適應一分根性的方便了。聲聞乘所說的三寶觀，不是佛法的根本；究竟而根本的，是以發菩提心度生成佛為宗的一大乘。二乘雖然被推移到方便的外圍，但並沒有拒絕他們，是處在旁聽的地位。不過，迦葉等聲聞弟子，時常在怨恨自己，輕視自己，為什麼不知道修菩薩以成佛。末了才決定，二乘都要回心入大乘的，如《法華經》所說。

^[3]天(鬼畜)，不遠處於外圍，地位抬高了，處在左邊的地位。舉例說：傳說佛在世時有護法神——金剛力士，本是夜叉而已。在大乘佛教中，就尊稱為菩薩化身。海龍王、緊那羅王、健闍婆王、阿修羅王，稱為菩薩的也不少，連魔王也有不可思議大菩薩。這些天菩薩，在大乘法會中，助佛揚化，也還是本著悲智行願的精神，助佛說六波羅蜜、四攝等大乘法，不過增加一些神的特徵。一分低下的天神，大抵是熱心的護法者。

這一期的佛教，從出家移入在家，從人而移向天，為高級的天與在家人的趣入佛法，也是適應於崇奉天神的在家婆羅門而發揚起來。

入世利生，充滿了本生談中的菩薩精神。但同時，天的傾向發達起來，天神的地位也顯著起來。所以，這是佛教的人間化，也是天化。印度大乘佛教的隆盛，是包含這兩個內容，也影響了後來發展的傾向。這不如初期的樸素，重於集團生活，而多少曲應世間俗習，而傾向於唯心及個人的偉大。



(四) 向「依賴鬼神護持佛法」加速進行¹⁵

第三期的佛教，一切情況，與初期佛教相比，真可說本末倒置。⁽¹⁾處於中臺的佛菩薩相，多分是現的夜叉、羅剎相，奇形怪狀，使人見了驚慌。有的是頭上安頭，手多，武器多，項間或懸著一顆顆貫穿起來的骷髏頭，腳下或踏著兇惡相的鬼神。而且在極度兇惡——應該說「忿怒」的情況下，又男女扭成一堆，這稱為「具貪相」。⁽²⁾那些現在家慈和的菩薩，又移到外圍去了。⁽³⁾至於現出家解脫相的，在最外圍，簡直是毫無地位！

這種境況，從密宗曼荼羅中，可以完全看出。由於天神（特別是欲界的低級的）為佛教中心，所以一切神教的儀式、修法，應有盡有的化為佛法方便。這即是虛大師稱為以天乘行果而趣向佛乘的。

由此，可見初期佛教以聲聞乘為中心，中期以人（天）菩薩為中心，後期以天（菩薩）為中心。中期的大乘佛教，一方面傾向天菩薩，同時又傾向人菩薩。人菩薩法，在印度的中期佛教，有著充分的表現；為了適應於印度神化極深的環境，佛教就更攝取婆羅門教的方便，發展到天菩薩去。

現在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我們是人，應以人為中心，應攝取印度初中二期佛教的人菩薩的慈悲與智慧，特應從悲起智，而不取後期佛教的天菩薩法。

傳到中國的佛法，唐代也還是印度後期佛教的開始，所以還不像傳於西藏的完全天化。中國所傳的佛教，天神化本來不深，也許聲聞的傾向要濃厚些。

提倡純粹的人菩薩法，即由人發菩薩心，以悲智普濟一切有情，直趣無上正等菩提，應著重中期佛教，而脫落天化的傾向。

¹⁵ (1)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21-p.22：

人生佛教是極好了，為什麼有些人要提倡人間佛教呢？約顯正方面說，大致相近；而在對治方面，覺得更有極重要的理由。人在五趣中的位置，恰好是在中間。在人的上面有天堂；下面有地獄；餓鬼與畜生，可說在人間的旁邊，而也可通於上下。鬼趣的低劣者，近於地獄（有些宗教是不分的），所以閻羅王或說為鬼趣的統攝者，又說是地獄的王。而鬼趣的高級者，即低級的天（神）。畜生中，高級的也通於天。

天神與鬼、畜，在一般宗教中，雖從來有分別，而實有混淆的形跡。大概的說：傾向於統一的，永生的，是天神（神教）教。但也有多少不同：如基督教的耶和華，回教的阿蘭，是一神教；如印度的梵天、大自在天，中國道教的元始天尊等，是泛神教，即有多神的傾向而統一的。如傾向於雜多的，死亡的，即鬼靈（鬼教或巫教）教。

佛教是宗教，有五趣說，如不能重視人間，那麼如重視鬼、畜一邊，會變為著重於鬼與死亡的，近於鬼教。如著重羨慕那天神（仙、鬼）一邊，即使修行學佛，也會成為著重於神與永生（長壽、長生）的，近於神教。神、鬼的可分而不可分，即會變成又神又鬼的，神化、巫化了的佛教。

這不但中國流於死鬼的偏向，印度後期的佛教，也流於天神的混濫。如印度的後期佛教，背棄了佛教的真義，不以人為本而以天為本（初重於一神傾向的梵天，後來重於泛神傾向的帝釋天），使佛法受到非常的變化。所以特提「人間」二字來對治他；這不但對治了偏於死亡與鬼，同時也對治了偏於神與永生。

真正的佛教，是人間的，唯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所以，我們應繼承「人生佛教」的真義，來發揚人間的佛教。我們首先應記著：在無邊佛法中，人間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究竟徹底而又最適應現代機宜的。切勿誤解為人乘法！

(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54-p.55：

我的修學佛法，為了把握純正的佛法。從流傳的佛典中去探求，只是為了理解佛法；理解佛法的重點發展及方便適應所引起的反面作用，經怎樣的過程，而到達一百八十度的轉化。如從人間成佛而演進到天上成佛；從因緣所生而到達非因緣有；從無我而到達真常大我；從離欲梵行得解脫而轉為從欲樂中成佛；從菩薩無量億劫在生死中，演變為即身成佛；從不為自己而利益眾生，到為了自己求法成佛，不妨建立在眾生苦難之上（如彌勒惹巴為了求法成佛，不妨以邪術降雹，毀滅一村的人、畜及莊稼）。

1. 大乘經早期傳出的，以天神為當機者的經典，有了天神自動護持的咒語

大乘經早期傳出的，如篇幅較長，末後大抵有「囑累品」。佛將所說的經法，付囑阿難，及出現於經中的（修學大乘，宏揚大乘的）菩薩們，要大家好好的受持、護持，使佛法流通久遠。如『般若經』，『法華經』(25.013)，『賢劫經』，『持世經』，『華手經』，『佛藏經』，『維摩詰經』等。不過以天神為當機者的經典，如『思益梵天所問經』，『密跡金剛力士經』，『海龍王經』等，都有了天神護持的咒語。

本來，「佛法」容忍印度固有的天與鬼神，但被尊為最高的創造神，在佛法中，也還是流轉生死的苦難眾生，需要佛法的化度，何況低級的鬼神！『阿含經』中所見到的，是向善的天神們，來禮佛，讚佛，尊敬三寶，請問佛法。

佛、法、僧是可尊敬的三寶，向善的天神們，會自動的來護持。如『長部』（三二）『阿吒曩抵經』：毘沙門等四大天王，及統屬的鬼神，願意護持佛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不為惡鬼所妨害，而能安樂的修行。這是被稱為護經的；佛接受了，囑比丘們學習，保護平安。

2. 要誦習「護經」，以喚起天神的憶念護持

天神們願意護法，為什麼要誦習「護經」？如『阿育王傳』說：「若付囑天，法亦不得久住。何以故？諸天放逸故」(25.014)。諸天雖自願護法，但長在天處享受福樂，可能會放逸而遺忘的，所以誦「護經」，喚起天神的憶念護持。『大集經』『海慧菩薩品』也說：「汝等四王當深護助，無為欲樂而作放逸！吾今出世，為壞放逸、護正法故而說咒」(25.015)。

3. 護法大神是大梵、帝釋、四天王；地居鬼神，在帝釋、四天王統率下，成護法神群

護法的大神，是大梵天，帝釋，四大王眾天。四王天的天主，東方持國——提頭賴吒天，是犍達婆；南方增長——毘樓勒叉天王王，是龍；西方廣目——毘樓博叉天王，是鳩槃荼；北方多聞——毘沙門天王，是夜叉。四王的眷屬，當然也就是犍達婆與夜叉等，更統率著其他的神，如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迦，毘舍闍，薜荔多，富單那等。一切地居的鬼神，都是在帝釋（如王）、四大天王（如輔臣）的統率下，成為佛法的護法神群。

4. 說咒護持擴大到菩薩與其他：與印度民間信仰的神、天上的星宿有關

大乘經中，大梵、帝釋、四天王的說咒護持，是一般的，更擴大到菩薩與其他，大抵與印度民間信仰的神，及天上的星宿（也是被想像為神的）有關。

一、『大集經』『虛空目分』，說有菩薩現畜生身，住在四方的山窟中修慈心。南方是蛇，馬，羊；西方是猴，雞，犬；北方是豬，鼠，牛；東方是師子，兔，龍。這十二位

這種轉化，就是佛法在現實世間中的轉化。泛神化（低級宗教「萬物有靈論」的改裝）的佛法，不能蒙蔽我的理智，決定要通過人間的佛教史實而加以抉擇。這一基本見解，希望深究法義與精進持行者，能予以考慮！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關，那末應從傳統束縛，神秘催眠狀態中，振作起來，為純正的佛法而努力！

獸菩薩，依十二日、十二月、十二年，分別次第的遊行，教化眾生。如能修法誦咒，「見十二獸，見已，所願（求的）隨意即得」(25.016)。這與中國所傳的十二獸或十二肖說相同，只是以師子代虎而已。後漢支曜譯的『成具光明定意經』，有護法十二神：「有神名大護，……神名普濟」(25.017)。東晉帛尸梨蜜多羅初譯的『藥師經』，名『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未有十二神王——十二藥叉大將：「金毘羅，……毘伽羅」(25.018)。『月藏經』所說的十二辰：「一名彌沙，……十二名彌那」(25.019)。**這些以十二為數的護法神，都可能是印度天文學上，黃道帶內十二宮的各式神化。**二、光味——殊致阿羅沙仙人，廣說「二十八宿，日、月隨行，一切眾生日、月、年歲悉皆繫屬」(25.020)。

佛於『大方等大集經』（九）『寶幢分』（大正一三·一四〇上）呵責說：

「眾生闇（[愚癡]）行，著於顛倒，煩惱繫縛，隨逐如是星宿書籍……同屬一星生者，而有貧賤富貴參差。是故我知是不定法」(25.021)。

論星宿善惡，窮通壽夭，實是愚癡眾生的顛倒妄說，是值不得信賴的。經中雖加以呵責，大概爲了適應世俗，卻又編在經中。『日藏分』中，光味仙人說日、月、星宿，推爲過去驢脣——佉盧蝨吒仙人說二十八宿(25.022)。**星宿命運占卜，就這樣的成爲「大乘佛法」！星宿推算吉凶，本是古代的天文學與民間神秘信仰結合的產物，有些佛弟子，認爲也是佛弟子所應該知道的(25.023)。**如吳竺律炎共支謙譯的『摩登伽經』，二卷；西晉竺法護譯的『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一卷。廣說宿曜吉凶，與「日藏」、「月藏」的意義相同。「天竺三藏若羅嚴」在于闐譯出的『時非時經』，一卷，說明十二月中，那些時日是「時」是「非時」(25.024)。¹⁶**這些，顯然的還是世俗信仰而附入佛法。**唐不空所譯的『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性質相同，卻**

¹⁶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539-p.540。

經二大結集所集成的部類，是佛教界公認的。此後一再分化，成立種種部派。凡經一次分化，都各自對聖典作一番審定與改編。經、律的彼此差別，代表了部派間的實質對立。

部派分立後，聖典還在不斷的傳誦、集出，但沒有編入固有的經、律中去，因為經、律已凝定而被（自部所）公認了。沒有編入「經」、「律」、（「論」）——三藏的，就屬於「雜藏」或「小部」。這類聖典，現在依據可以考見的，說到一部分。如『入大乘論』卷上（大正三二·三六下）說：

「舍頭羅經、胎經、諫王、本生、辟支佛因緣，如是八萬四千法藏，尊者阿難從佛受持者，如是一切皆有非佛語過」！

『入大乘論』說到的這幾部，是聲聞學者（某些部派）所承認是佛說的，卻不屬於三藏。其中，1.『舍頭（諫）羅經』：在漢譯大藏（『大正藏』「密教部」四）中，有吳支謙與竺律炎共譯的『摩登伽經』三卷；西晉竺法護譯的『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或名『虎耳意經』）一卷，是同一部類的別誦本。

摩登伽女以咒術惑亂阿難的故事，『大毘婆沙論』也曾經說到(67.001)。現有安世高譯的『佛說摩鄧女經』一卷，東晉失譯的『佛說摩登伽女解形中六事經』一卷（『大正藏』「經集部」一），就是摩登伽女惑亂阿難的因緣。

『舍頭羅經』，是在摩登伽女惑亂阿難的事緣上，說過去生事，闡述種族平等外，編入咒語、二十八宿、占卜星宿、時分長短等。據『十誦律』說：「阿蘭若比丘……應善知道徑，善知日數，善知夜，善知夜分，善知星宿；讀誦星宿經」。近聚落住比丘，也要知道這些(67.002)。「**星宿經**」是世俗的星宿曆數，比丘們爲了實用而學習，終於集成『舍頭羅經』。

這可能是說一切有部誦本；或是同在北方的，法藏部「咒藏」的一部。

與文殊師利菩薩拉上了關係。最希奇的，趙宋施護譯的『十二緣生祥瑞經』，二卷，竟然以「無明……老死」等十二支，配日月，論吉凶！

部分佛弟子，不自覺的沈迷於神秘的低級信仰，牽強附會，「佛法」時代的理性精神，似乎存在的非常有限了！

5. 廣列龍王夜叉等鬼神，分布各方，付囑護法：加速進行依賴鬼神的護持

護法神群，從四大天王、四大比丘以來，都是分別護持四大部洲的一洲。當然，佛法流行的現實人間，從印度、（廣義的）西域到震旦——中國，經中是特別重視的。

『日藏經』中，佛以四洲的二十大支提[塔]聖人住處（有在閻的，也有在震旦的），付囑諸大龍王。由於龍王貪睡，又好淫欲，爲了免得誤事，所以又付囑二十八夜叉大將，協助護持(25.025)。

『月藏經』的付囑更多：^[1]一、欲界的空居四天，四大天王，（天仙）二十八宿，七曜，十二童女，分別的以一天、一天王、七宿、三曜、三天童女護持一洲(25.026)。^[2]二、四大天王又分別護持南閻浮提洲的十六大國。又以閻浮提洲的東、南、西、北，分別付囑四大天王與他的眷屬(25.027)，這是不局限於印度的十六國，而擴大到閻浮提洲全部了。^[3]三、波羅奈國：付囑善髮乾闥婆，阿尼羅夜叉，須質多羅阿修羅，德叉迦龍王，大黑天女，及他們的眷屬；……^[4]震旦國：付囑毘首羯磨天子，迦毘羅夜叉，法護夜叉，堅目夜叉，大目夜叉，勇健軍夜叉，摩尼跋陀夜叉，賢滿夜叉，持威德夜叉，阿荼薄拘夜叉，般支迦夜叉，婆修吉龍王，須摩那果龍王，弗沙毘摩龍王，阿梨帝鬼子母，伊羅婆雌大天女，雙瞳目大天女，及他們的眷屬(25.028)。震旦就是中國，比起其他國家，護法神特別多，這是值得注意的！^[5]還有沒有被分配的，如娑伽羅等一百八十萬大龍王，箭毛等八頻婆羅夜叉大將，羅侯羅等六萬那由他阿修羅王，歇等六十二百千大天女，凡是「不得分（配）者，應當容忍」，也要在所住處護持佛法(25.029)。^[6]二十八宿，也分別的付囑各國；七曜與十二辰，也應該「攝護國土、城邑、聚落，養育眾生(25.030)。

『日藏』與『月藏經』，這樣的廣列龍王、夜叉等名字，付囑護法，與梁僧伽婆羅初譯的『孔雀王咒經』，有同樣的情形。如說：「鉤留孫陀夜叉，住弗（衍文）波多利弗國；……常在阿多盤多城」的大力夜叉(25.031)。「二十八夜叉大軍主名，守護十方國土」(25.032)。還有十二大女鬼，……五大女鬼；八大羅刹女，……七十一大羅刹女；佛世尊龍王，……兩小白龍王(25.033)。辛頭河王，……毘摩羅河王[河神]；……須彌山王，……摩醯斗山王[山神]；……藹沙多嚩摩訶里史大仙人，……阿已里米虜大仙人(25.034)。這都是羅列夜叉等鬼神，分布各方，能護持佛法的。

雖然『孔雀王咒經』屬於密典，而羅列鬼神群，從鬼神得到護持，與『日藏』、『月藏』的精神相符。這都應該是西元四世紀集成的；論師們正從事於深細嚴密的論究，而一分通俗的教化者，正加速進行，佛法依賴鬼神護持的方向。

6. 佛法要依賴鬼神護持：是離奇的，然從苦難的現實人間說，是可以理解

佛法要依賴鬼神護持的理由，如『大方等大集經』（一〇）『虛空目分』（大正一三·一七二上——中）說：

「我今以此正法，付囑四大天王，功德天女，四大龍王，誠實語天，四阿脩羅王，具天，大自在天，八臂天地神女等。何以故？善男子！或有眾生，其性弊惡，有大勢力，多造重業，不受是經。是人死已，受惡鬼身、惡龍之身，是惡鬼、龍欲壞佛法，降注惡雨惡風，……如是惡鬼（龍），復令如來所有弟子：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大臣、長者，悉生惡心。惡心既生，互相殘賊，……誰當流布如是經典？是故我今不以是經付囑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國主，以付四王乃至地神，如天神至心護持」。

「大乘佛法」要依天（鬼）神護法，才能久住世間，這可說是離奇的，然從苦難的現實人間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這一傾向，表示了政治與宗教的相關性，也表示了「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的意義。佛法雖進入大乘時代，而傳統「佛法」——聲聞乘與大乘，主要還是依出家眾來住持宏通的。出家眾的經濟生活，以及塔寺的興建，都依賴於在家信眾的布施。將來彌勒出世成佛，當時有輪王的仁慈治世，社會和平繁榮與佛法昌明同時，是佛弟子理想的現實人間。反之，如政治衰亂，佛法也要蒙受損害。

佛法在西北印度，擴展到現在的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俄屬中亞細亞的一部分，並通過山谷，到達西域的于闐等地方。從西元前三世紀後期起，與那人，波斯（即安息）人，賒迦人，先後進入西北印度。西元一世紀，大月氏——貴霜王朝，又統治西北印度，並侵入中印度。到西元四世紀中，嚙嚙人又侵入北印度。**雖說這些民族，漸受佛法的教化，特別是被指為釋迦族後裔的賒迦人，都信奉「大乘佛法」，但西北印度及以外的西北地區，在異民族的不斷興起，也就是在不斷的動亂苦難中，佛法也受到了傷害**，所以說：「將有三惡王，……由於是之故，正法有棄亡」（25.035）。**在民族複雜，政局動亂過程中，佛教為了適應生存，僧品不免漸漸低落，所以有「乃至（佛滅）千歲，正法衰滅」的預言，也就是「末法」思想的來源。**

依此去理解上面所引的經文：⁽¹⁾「惡鬼惡龍欲壞佛法，降注惡雨、惡風、塵塗，為諸修行三業比丘而作重病。……吹吐惡氣置飲食中，故令食者得大重病」：**這是風雨不調，疫病流行。**⁽²⁾又說：惡鬼令一切人「悉生惡心，惡心既生，互相殘賊」；弄到「國土城邑空荒無人」：**這是不斷戰爭所造成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下，人的力量太小了！雖不是沒有少數傑出的修行者，但對和合僧伽（代表佛教）的流布佛法，不免有「誰當流布如是經典」的感慨。**

恰好西元四世紀初，笈多王朝在中印度興起，**梵文學復興，傳統的宗教——印度教也興盛起來；印度群神的信仰，在民間也增強起來（唯識等論師，也是興於中印度的）。**面對這一情勢，佛法要在社會安定繁榮下發展，北方的佛教人士，也就只有付囑鬼神來護持佛法了。

7. 增損精氣的思想，與付囑天神護法的意義相通

^[1] 『日藏經』說：「有於惡心諸餓鬼等，常仰食噉一切眾生精氣血肉以為生活」；「欲奪於菩薩精氣，又以惡氣而欲噉之」(25.036)。惡鬼神會奪人的精氣，也會以惡氣吹入人體，人是會失心、疾病而死的。^[2] 反之，如『禪秘要法經』說：「釋提桓因在左，護世諸天在右，持天藥灌頂，舉身盈滿。……恆坐安隱，快樂倍常」(25.037)。『觀佛三昧海經』說：「作諸天手持寶瓶想，持藥灌頂；藥入頂時，遍入四體及諸脈中」(25.038)。這是善天以天精氣來滋益人，或作這樣的觀想了。

這種**增、損精氣的思想，是印度及一般民間宗教所固有的，如中國古人說：「天奪其魄」，也是這類神秘信仰的一種表示。「精氣」，不知原文是什麼，意義是相當廣的。**如『大方等大集經』（一五）『月藏分』（大正一三·三二二下）說：

「不令（鬼神）數數惱亂眾生，以此方便，令四天下，大地餘味而不速滅，精氣安住不復損減。以地精氣不損減故，眾生精氣不損減；眾生精氣不損減故，正法甘露精氣不損減；正法甘露精氣不損減故，眾生心法作善平等增長。以是因緣，令三寶種得不斷絕，如是如是法眼久住，閉三惡道，開於善趣及涅槃門」。

經上說到三種精氣：地精氣，眾生精氣，正法甘露精氣。^[1] 地精氣，從經文的「大地餘味」，想到了劫初時，大地的地味充滿，因眾生的貪著而漸漸隱沒的傳說。地精氣是自然物，使五穀花果中，富有營養資益的成分。^[2] 眾生精氣是眾生的，特別是人類，使人身心健康、和平安樂的內在因素。^[3] 正法甘露精氣，是佛法的，清淨而向善向涅槃的力量。

這三者有相互關係：地精氣增減，眾生精氣增減，正法甘露精氣也就增減——佛法的興盛或衰落。這與上文所引，付囑天神護法的意義，是相通的，如『大方等大集經』（一五）『月藏分』（大正一三·三二一下）說：

「若彼（惡）天、龍乃至昆舍遮，於閻浮提作於一切鬥爭、觸惱、非時風雨、疫病、飢饉、（嚴）寒（酷）熱等事，（善天、龍等）各各隨分而遮護之，……寒熱等事皆悉休息，令閻浮提所有華果、藥草、劫貝、財帛、五穀、甘蔗、蒲萄，及酪蜜等皆得成熟，所有苗稼不令衰壞」**[地精氣不減]**。

「於閻浮提諸處人中，及獐鹿鳥獸，隨其所欲，皆無乏少」**[眾生精氣不減]**。

「以無乏故，令彼眾生修諸善行，修正法行，修真實行，勤修而住，……世尊正法則得久住」**[正法甘露精氣不減]**。

經文上面，是從苦惱衰亂說起的。由於惡神的惱亂，「眾生多有種種飢饉、疫病，愛別離苦。眾惱逼切，各各迭相怖懼鬥戰，心常恐懼。諸王剝利，……於諸眾生種種因緣而逼惱之，晝夜殺害、燒煮、割截，五穀、財帛，所欲供具，身心樂事，及諸善行皆悉損減」(25.039)。這敘述那三種精氣的依存關係：如沒有善良天神的護持，惡鬼神就會搗亂，引起風雨不調，年歲荒歉，疫病流行。這樣，眾生就會互相畏懼，不斷鬥爭。特別是國土（武士們）的逼惱一切眾生，殺害不已。這樣，資生的樂具缺乏，衣食不足，眾生也就難於向善，修人間善行，及向出世涅槃的佛法了。**所以惟有付囑天神等護持世**

間，遮止惡鬼神的惱亂，才能物資豐盈，人情和樂，佛法昌盛。

面對無休止的動亂，民生疾苦，佛法衰落，那些「寂定[禪]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咒」，傾向於適應民俗的大乘行者，¹⁷也就熱望於天、龍等護持佛法了。

這也許能使佛法延續一些時間，但論佛法，不從佛弟子的解行著手；論動亂，不從政治的和平建設去努力；佛法終究是天神所護持不了的。西北印度的佛教，實質上衰落已久，再經過嚙噬的侵入、破壞，也就急劇的衰落下來(25.040)。¹⁸當然，依賴於神秘的「念天」法門，還要創開一新的局面，¹⁹不過對「佛法」來說，距離是越來越遠了！

¹⁷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308-p.310：

密教亦稱瑜伽教，與瑜伽者之關切特深。詳解脫之道，唯入正道，即三增上學。以正見、正思之慧學為眼目，以正語、正業、正命之戒學為足。必心懷明潔，行止無瑕，而後以勇猛精進心，因正念以入正定（定學）。止觀相應，乃得斷惑證真。

斷證有賴於禪定，而佛法不以禪定始，亦不以禪定為尚，取其攝心明淨而已。否則，離戒、慧以入禪，未有不落魔外蹊徑也。

佛世言禪定，推二甘露門，此皆印度常行之禪法，而佛資以為攝心之門。初以不淨觀，厭心切者多自殺，乃教以安般念，即以調息為方便而繫心入定。「風」、「脈」等瑜伽，即此安般之餘，而戀世心切者，末流乃與方士家言合轍。

靜居入禪，其戒行不淨，慧眼不明，動機不正，或不善用心者，常有種種身心病生，有種種可喜可怖境界現前。正本清源，莫如戒、慧。

或者不務本而逐末：⁽¹⁾懸聖賢像，善神像，燒香散華以求護衛者有之。⁽²⁾論宿曜吉凶，時日祥忌，山水利害，以求解免者有之。⁽³⁾藉咒力、表徵物，請護法神以驅鬼魅者有之。禪病日深，神秘之風日熾。

昔佛之世，弟子以不見佛為苦，夜行獨居而有怖畏者，佛嘗教以念佛、念天。念佛陀之智慧慈容；或念行善者必昇天，我既行善，復何所畏！以此強其意志，慰其脆弱之心。禪者怖畏多，念佛乃為其要行，發為念佛三昧。不僅念佛之悲智，而多念佛之相好，住處之莊嚴（淨土）；求於此三昧中，佛為現身說法。所念者不僅佛陀，諸菩薩亦為觀想之境。迨佛與天混融之勢成，觀想夜叉等為本尊而求成就之密法乃出。

瑜伽師⁽¹⁾初出「虛妄唯識論」，⁽²⁾又伴「真常唯心論」而大出密法。南北瑜伽者合流，三密瑜伽之教乃盛行矣！

¹⁸ 參見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北印度之教難〉p.285-p.322。

¹⁹ (1)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307：

大乘佛教之演化為密教，雖千頭萬緒，而菩薩與外道、龍、鬼、夜叉之合化，為一特要之因素也。

(2)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390-p.392：

「秘密大乘」的某些內容，淵源相當早，但發展成為印度晚期佛教的主流，與印度神教的融合有關。

西元四世紀初，笈多王朝興起。梵文學興盛起來。二大史詩的完成，「往世書」的撰作，促成婆羅門教的復興，被稱為印度教。韋紐與自在天的信仰大盛，與梵天——三天(28.007)，成立「一體三神」的教理。印度教的興起，約與瑜伽行派同時。⁽¹⁾瑜伽行派發展唯識學，成立佛果的三身、四智說。⁽²⁾受瑜伽行派影響的如來藏學，如「究竟一乘寶性論」，立「佛界」、「佛菩提」，「佛法」，「佛事業」，以闡明佛果功德。

印度教一天天興盛，佛法受到威脅，部分重信仰，重加持，重修行（瑜伽）的，在如來果德的傾向中，攝取印度群神與教儀（印度教又轉受佛教的影響），而「秘密大乘」的特色，顯著的表現出來，流行起來。

西元五世紀末，笈多王朝衰落了，小邦林立。伐彈那王朝成立；西元六〇六年，曷利沙伐彈那登位，就是玄奘所見的戒日王。戒日王死後，印度紛亂極了！印度教的著名人物，北印度的鳩摩羅

8. 「大乘佛法」的佛與菩薩，有取法天界，並有類集與有組織的傾向

天神等護法，以上是以『大集經』的部類來說明的。『大集經』被稱為「五大部」之一，部類不少。⁽¹⁾初由北涼曇無讖譯出，名『大方等大集經』，二九卷。⁽²⁾「麗藏本」與「宋藏本」，都是六〇卷，這是隋僧就的纂集本。六〇卷本，最不妥當的，如『日密分』與『日藏分』，是同本異譯，竟編成二分。又以古譯的『明度校計經』，說是高齊那連提耶舍所譯，編為最後的『十方菩薩品』。

曇無讖所譯的二九卷，應該是：一、『瓔珞品』；二、『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三、『寶女品』；四、『不昞菩薩品』；五、『海慧菩薩品』；六、『無言童子品』；七、『不可說菩薩品』；八、『虛空藏品』——以上都稱為「品」；九、『寶幢分』；一〇、『虛空目分』；一一、『寶髻菩薩品』；一二、『日密分』。從名稱與內容來說，『寶髻菩薩品』稱為品，應編在『虛空藏品』的前後。『日密分』沒有譯全，可能是多少遺失了。

從『瓔珞品』以下，佛都是在佛功德威神力所現的大寶坊（宮殿）中說法。『寶幢分』以下，住處漸變了，也有次第可尋。如一、『寶幢分』：說如來初成正覺，住王舍城。優波提舍——舍利弗，拘律多——大目犍連二人，見馬星比丘而出家。二、『虛空目分』，說舍利弗與目犍連出家不久。三、『日密分』——『日藏經』：在王舍城，「為諸大眾說虛空目、安那波那甘露法門、四無量已」；又為了降伏惡龍，昇須彌頂，又「下佉羅坻聖人住處」(25.041)。四、『月藏經』：「佛在佉羅帝山牟尼諸仙所依住處」；時佛「說日藏經已」(25.042)。五、『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佛住「佉羅帝耶山諸牟尼所依住處」；「說月藏已」(25.043)。六、『大集須彌藏經』：佛「在佉羅帝山，依牟尼仙住處」。佛說如來與功德天——吉祥天女，過去共同發願：功德天願於釋尊在穢土成

梨羅，南印度的商羯羅，在西元七五〇——八五〇年間出世。二人都遊化各地，擅長辯論，對印度教的光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佛教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南印度與北印度的佛法，都衰落下來。幸好東方藩伽羅，現在孟加拉地方，西元六九〇年，瞿波羅在那裏成立了波羅王朝，後來擴展到摩竭陀。王朝共十八世（西元一一三九年滅亡）；波羅王朝護持佛法著名的，共有七世，稱「波羅七代」。在波羅王朝的護持下，「大乘佛法」，主要是「秘密大乘」，得到長期而畸型的隆盛。瞿波羅王崇敬佛法，在那爛陀寺附近，建歐丹多富梨寺。第四代達磨波羅王，西元七六六——八二九時，版圖擴大了，國勢很興盛。王在恆河邊，建室利毘訶羅摩尸羅——吉祥超行寺：中央是大佛殿，四周建立一般的（大乘等佛法）五十四院，秘密乘的五十三院，百零八院的大寺，規模比那爛陀寺大多了。達摩波羅王時，密乘已非常隆盛！王尊敬師子賢，師子賢是繼承寂護，屬於「隨瑜伽行」中觀派；流行在東方的『現觀莊嚴論』（『般若經』的論），師子賢也努力弘揚，所以「般若」與「中觀」，在東方非常盛行。「後期大乘」的「般若」與「中觀」，都是通過自性清淨心，而與「秘密大乘」深深結合的。西元九五五——九八三年，十一世遮那迦王時，超行寺的學風最勝，立護寺的六人，稱為「六賢門」，都是精通「大乘」與「秘密大乘」的。

印度在邦國林立的紛亂中，回教——伊斯蘭教徒，西元一〇世紀後半，占領了高附，漸漸的侵入印度內地，佛教（及印度教）的寺院、財物、僧徒，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傷害。波羅王朝末期，及後起的斯那王朝時，回教的侵入，到達印度各地。歐丹多富梨寺與超行寺，都被毀滅，那爛陀寺也只剩七十人。

西元一二世紀末，印度佛教漸漸的沒落消失了！義理高深的「大乘佛法」，神通廣大的「秘密大乘佛法」，對當時佛教的沒落，顯然是無能為力的！唉！「諸行無常」，釋尊所說是真實不虛的！

佛時，自己作功德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25.044)。七、『虛空孕菩薩經』：佛「住佉羅坻迦山」；「世尊授功德天記別訖已」(25.045)。八、『觀虛空藏菩薩經』：「佛住佉羅山」；「先於功德經中，說虛空藏[孕]菩薩摩訶薩名」(25.046)。

^[1] 『寶幢分』以下的幾部經，有次第先後，著重於降魔、降伏惡龍等；天龍等護法，明國王、大臣、初學菩薩的罪業，懺悔，說種種咒語。^[2] 而『日藏經』以下，都是在佉羅山牟尼住處，列舉現存漢譯經典如下：

- 一、『大乘大方等日藏經』 一〇卷 隋那連提耶舍再譯（曇無讖初譯『日密分』，三卷，不全）
- 二、『大方等大集月藏經』 一〇卷 高齊那提連耶舍譯
- 三、『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一〇卷 唐玄奘再譯（初譯『大方廣十輪經』，八卷，失譯）
- 四、『大乘大集須彌藏經』 二卷 高齊那連提耶舍譯
- 五、『虛空藏菩薩經』 一卷 後秦佛陀耶舍譯
（異譯本有：『虛空藏菩薩神咒經』，一卷，失譯。
『虛空藏菩薩神咒經』，一卷，劉宋曇摩蜜多譯。
『虛空孕菩薩經』，二卷，隋闍那崛多譯）
- 六、『觀虛空藏菩薩經』 一卷 劉宋曇摩蜜多譯

這次第六部經（後一部是修行法），以五位大菩薩為名：日藏菩薩，月藏菩薩，地藏菩薩，須彌藏菩薩，虛空藏菩薩。菩薩，大都是依事、依德立名的，^[1] 這五位菩薩所依的：是須彌山；運行於須彌山腰的，是日與月；日月所照臨的，是四大洲的大地，上面是虛空。這五位菩薩的類為一聚，不正是依須彌山、日、月、地、虛空而立名的嗎！

^[2] 而且都稱為藏，是 garbha——胎藏[孕]。五位中的虛空藏菩薩，是從西方世界來的(25.047)。曇無讖所譯的『大集經』（八）『虛空藏品』，異譯有唐不空所譯的『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這位虛空藏菩薩，原語為 Gaganagañja；「安此無盡之藏在虛空中」，「是故名為虛空庫藏」(25.048)，與胎藏不同。而且，菩薩是從東方世界來的。來處不同，法門不同，名字不同，這兩位虛空藏，是不一樣的。

日、月、地、須彌、虛空——五位「藏」菩薩，是參照欲界地居天神住處而立名的；是地居天神的佛化。我在「東方淨土發微」中指出：藥師琉璃光佛，是蔚藍色的天空——「穹蒼」；日光遍照與月光遍照二大菩薩，是日、月的光輝；「八大菩薩乘空而來」，是八大行星；十二藥叉大將，是黃道帶內的十二辰；每一位有七千眷屬，總共八萬四千，如無數的小星星(25.049)。²⁰ 「大乘佛法」的佛與菩薩，有取法天界，並有類集與有組織的傾向。

（以下沒有寫出）

²⁰ 參見印順導師《淨土與禪》〈東方淨土發微〉p.139-p.144。